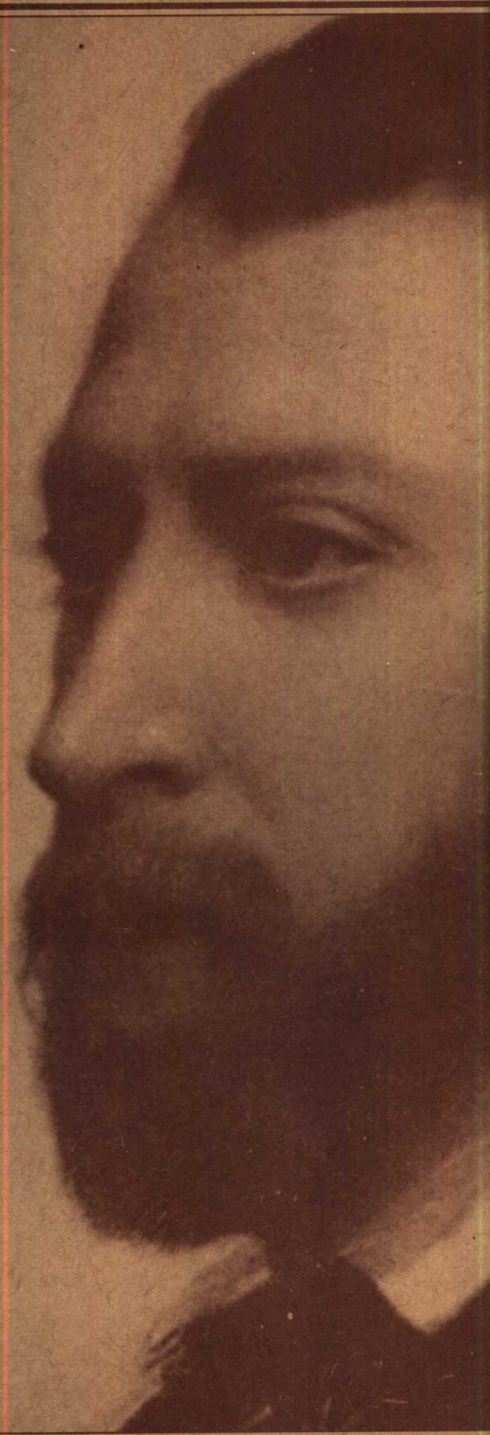


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

缪塞精选集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李玉民 编选

缪塞精选集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200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缪塞精选集/ (法) 缪塞 (Musset, A.) 著; 李玉民编
选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0.11

(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/柳鸣九主编)

ISBN 7-5329-1767-3

I. 缪… II. ①缪…②李… III. 文学-作品集-法国-近代 IV. I565.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7513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0.625 印张 6 插页 708 千字

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

定价 38.30 元

出版说明

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，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。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。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、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，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，本社隆重推出“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”。

每卷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，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，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。

书系以“名家、名著、名译、名编选”为目标，分批出版。

对译者、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，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。

编者序

走进缪塞的世界

李玉民

把他的一首诗扔进其他诗人的一堆诗篇里，他的诗就会起硝酸那样的作用，而别人的诗篇都好像不过是几个字、一张纸似的燃烧成灰烬，化作一缕青烟；唯有他的诗永留人间，熠熠闪光，犹如发自人类胸臆的呼喊，鸣响着荡气回肠的真理。

这是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他的名著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中的一段话，他所指的诗人正是阿尔弗雷德·德·缪塞。缪塞何以得享这样的盛誉呢？只因他信笔写来，从不舞文弄墨，无论表达欢乐还是忧伤，“似乎都存在着不朽的真理”。而且，他这种“不可思议的活泼艳丽的优雅、这种不怕丢丑的诙谐的天才，既有一种令人解脱的效果，又有一种令人着迷的效果。这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……”^①

这里提到“天才”，而法国人又特别崇尚才气，缪塞恰恰是个最富有才气的作家。他于1830年十九岁时，出版诗集《西班牙和意大利故事集》，在文坛初露头角，就显得卓尔不群，展示出一种崭新的浪漫主义。他以其大胆粗犷、无所顾忌的热情，冷嘲热讽、机智诙谐的风格，较之雨果空谈理想的浪

^① 摘自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第五分册《法国的浪漫派》第120页。

漫主义，更直接更有效地反抗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在僵持沉闷的时期，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：

在意大利，哪个人
没有点放纵的情根？
哪个人不留给情场
最好的时光。

让那古老的挂钟
在老总督的府中，
为他计数漫漫长夜
难挨的寂寞。

——《威尼斯》

缪塞携着《安达卢西亚女郎》、《月亮谣》一类的猥亵轻佻、活泼生动的歌谣，以欢快的步伐走进文坛，确实给当时过分凝重严肃的气氛，带去一股充满青春活力的清新之风，一出手就显示他那不受拘束、洒脱自然的才气。

大凡天资聪颖、极富才情的艺术家，都不屑于辛勤耕耘，生活上既放荡又懒散，仿佛不如此就有失天才的本色；然而，一旦创作的激情喷涌而出，又会废寝忘食，把整个宇宙都丢开了。这一点在缪塞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他二十四岁那年，闲呆了四个月之后，暮春的一天傍晚，在土伊勒里公园的栗树下散步时，“就觉得有什么东西要从心灵里出来”；他回家向哥哥背诵刚刚吟成的两节诗，这便是《五月之夜》的开篇，缪塞和诗人的对话：

诗人，操起琴，给我一吻，
春天在今晚降生……

接着，他通宵达旦地创作，虽然一夜未眠，却毫无倦意。在早餐桌上，他容光焕发，“赛似五月的鲜花”。整个白天，他一面同家里人谈话，一面创作，齐头并进，如同一名棋手同时下两盘棋。他不时离开一会儿，去写十几行诗，回来再继续闲聊。到了晚上，他又回屋创作，要了夜宵，很想也给缪斯要一份。房间十二支蜡烛全点亮了；仆人看到烛火通明，还以为要举办舞会呢。他又工作了一个通宵，全诗写完。缪斯受到款待，满意地飞走了，答应常来会面。诗人吹熄蜡烛，足足酣睡了一天，醒来重阅刚写成的诗篇，没有找出应当修改润色之处。

这是1835年5月发生的事情。这一年，缪塞还创作了长诗《吕茜》、《新闻法》、《十二月之夜》，多幕剧《巴尔贝琳的纺锤》、《烛台》，以及长篇小说《世纪儿的忏悔》。要知道，缪塞一直过着公子哥儿的放荡生活，毫无节制，天天出入社交场合，夜夜同友人宴饮，寻欢作乐，回到家中已经疲惫不堪，还要休息，他哪儿来的时间写出这么多精彩作品呢？如果他天才的冲动不是像脱缰之马，他不是亢奋狂热的状态中创作，这样的丰产就很难想像了。

一 永远的青年诗人

缪塞无愧于天才诗人的称号，然而他更愿意叫作青年诗人，并始终以青年诗人自诩。他四十一岁那年，被选为四十名“不朽者”之一，法兰西学士院院士。在奉行传统的仪式上，

缪塞那头金黄漂亮的长发、那副青春飞扬的神采，看上去不过三十岁，足令公众，尤其女性公众赞叹不已。青春的容颜固然不会久驻，但可贵的是，他能保持一颗青春的灵魂。他发出的“呼喊”，始终是青年的宣泄；他所表达的“真理”，始终是青年的心声。

每个天才都负有特殊的使命，都占有天生即属的领域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表现人类的苦难，卡夫卡则反映现代世界的幻觉与惶恐，加缪看到荒谬的世界和荒谬的人，弗洛伊德专门对人进行精神分析，而缪塞的使命，似乎就是要描绘与他同世的青年一代。请看他作品中的人物：长诗《罗拉》中的罗拉、《世纪儿的忏悔》中的奥克塔夫、戏剧《任性的玛丽亚娜》中的赛利奥和奥克塔夫、《勿以爱情为戏》中拜迪康和卡蜜儿，等等，无一不是青年，难道这是偶然的吗？

不过，缪塞笔下的人物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青年，他们有个共同特点：都没有正经职业，不属于任何行业。他们终日无所事事，花天酒地，过着放荡的生活。例如：方达西奥靠举债过日子，依然乘坐金碧辉煌的马车，像专制君主一样，在全城到处驰骋，光顾所有的酒馆，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；同时他还想入非非，要找个小家碧玉或者歌剧演员当情妇，却又把爱情看得不如一只芥末龙蝦；他欠了两万银元的债，眼看要被投入监狱，为躲债而进宫廷当了小丑。《慎勿轻誓》中的华朗坦，也是个花花公子，他出入赌场，骑着租来的高头大马到处游荡，定做许多华丽的服装，总赶时髦却付不起裁缝钱……总之，这些青年仿佛是孪生兄弟，他们没有任何信仰，无视一切道德价值，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一切，高兴起来疯疯癫癫，干些荒唐的事情，无聊起来就去“搂搂姑娘的腰，拽拽市民的后衣襟，敲碎他们的灯笼”，干些无聊的事情，行为怪

得着实令人莫名其妙。

缪塞塑造的这些青年形象，为什么行为都如此怪诞呢？只因他们走到了人生的门槛，但又不肯跨进社会。按理，他们都到了一定年龄，该停止夸夸其谈，开始务点实事了，换句话说，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来了。然而，他们就是不愿意跨出关键的一步，从青年进入成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塞了人生的全部进程。他们不是单纯地留恋青春，不是青少年对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都珍视的那种感觉。不是的。他们的反应异乎寻常地猛烈，其中必有异乎寻常的原因。

青春，与其说是人生的一个时期或年龄段，不如说是一种状态或心态。处于这种状态的明显标志，就是总好怀疑，探问和拒绝，总以天真的态度对待世界，觉得世界特别神奇，或者特别可怕。处于青春状态的人面对世界，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，却无自我保护的能力。他们看事物尤其缺乏伸缩性，嫉恶如仇，容易走极端；他们越是觉得世界可怕，就越是固守青春的阵地，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进行抗争。

仿佛“把世情全看透了”的方达西奥，入宫廷当起小丑，搅了芒图王和巴伐利亚公主的婚姻，就是富有抗争意义的“壮举”。芒图王是个“王冠偶然掉在他的脑袋上”的“禽兽”，一个自命不凡而又残暴的白痴，他前来求婚，如不答应就要向巴伐利亚开战。这门婚事关系到两个王国的命运、两国百姓的安宁，美丽天真的小公主别无选择，只好委曲求全了。“万事俱备，只差背诵上两三段虔诚的道德信条，她的不幸生活就算符合规定了。”瞧，可爱的小公主就要告别青春，开始“不幸的生活”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人生前景啊！而不幸的生活还“符合规定”，这又是多大的讽刺啊！所谓符合规定，就是符合成年人的道德原则，要青年为社会的利益牺牲美好的青春和贞操！

幸而宫廷小丑搞了个恶作剧：就在芒图王骑马进宫门的时候，他的假发突然腾空，不翼而飞了。芒图王当众出了丑，恼羞成怒，威胁要发动战争，结果婚姻告吹，“公主还当她的处女，她的贞操，至少这次算保住了”。

事后，方达西奥总结道：“我觉得只有喝得烂醉的时候，才能干出点儿非凡的事来。”

保住一个人的青春，是一件“非凡的事”，甚至够得上“一篇史诗的题材”，足见缪塞把维护青春的状态视为头等大事。他不断地塑造出一系列的青年形象，就是要不断地重审和呼唤青春，简直把青春提到唯一信仰的高度。

二 世纪病与抗争

青年往往自成一个天地，几乎与外界隔绝；而人世，社会，那是成年人的世界。可惜的是，这两个世界并不能井水不犯河水。成年人要求青年负起责任，但在缪塞和他的青年们看来，社会责任很可能是捕捉他们的陷阱、羁縻他们的圈套，因而产生一种无名的恐惧感。爱尔贝丝公主听说“芒图王是世间最可笑的蠢物”，但是为了承担起社会责任，不得不做“一只逾越节的羔羊”，脖颈系着粉红的绦带，乖乖地由人牵上祭坛。她无可奈何地叹道：“我们的哀怨，还不是像羊羔咩咩的叫声，打动不了上帝的心。”

上帝的心是难以捉摸的，而青少年的心毫无布防，极容易受到伤害，一旦受到伤害，就可能落下永难愈合的创伤。

这种创伤，正是青年憎恨并惧怕世界的原动力。首先是缪塞心灵上的创伤，成为他的青年人物憎恨并惧怕世界的原动力。

缪塞少小天资极为聪颖，在家中娇生惯养，不仅性格脆弱，而且身体也很单薄。他一直跟着家庭教师学习，直到九岁那年才上学，进入巴黎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，插班上六年级（相当于我国初中一年级）。这个金发儿童在全班年龄最小，却总得第一名，最受老师的赏识，这就引起最懒惰的同学的仇恨。一些孬种组成同盟，每天放学都要袭击这个模范生，让他饱尝拳脚，一直追打到校门口。小缪塞投入在校门口接他的仆人怀里时，已经衣冠不整，脸上甚至出了血。可怜的孩子受这种欺侮长达一个多月，小小的心灵受到重创，从童年起就懂得，平庸小人出于卑劣的嫉妒，对待高尚的人是多么残忍。

然而，比起虚伪和背信弃义给他造成的伤害，这还不算什么。他的喜剧《烛台》里讲述的故事，就是他初恋时遭遇的映象。女主人公雅克琳是公证人的妻子，她表面上喜欢青年文书福图尼奥，其实是拿他作掩护，暗地里同龙骑兵军官克拉瓦罗什私通，表现出三重的不忠。缪塞在十八岁时，结识一位雅克琳式的非常聪慧的风流女子，产生了初恋的那种激情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发现那女子暗中另有所爱，只是利用他的纯真和轻信，让他扮演福图尼奥的角色。她对年轻的恋者深情的责备不但无动于衷，还以极残忍的方式戏弄了他。这件事所造成的创伤，影响了缪塞一生的创作。正如《十月之夜》所吟唱的：

可耻，眼睛阴毒的人，
你施展致命的爱情，
将我的春天和良辰，
埋葬到永世的阴影！

通读缪塞的作品，就会处处发现这“永世的阴影”。无论是在他的戏剧中还是小说里，多么细小的事件和冲突，都普遍存在着虚伪和背信弃义。虚伪和背信弃义是制约作品的基调，成为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背景。

世纪儿奥克塔夫在忏悔中，讲述的头一个故事就是他的情妇欺骗了他。他也是在缪塞初恋受骗时那种年龄，同一个美丽的寡妇相爱，后来在饭桌上偶然发现，他情妇同他少年时的朋友发生了暧昧关系。他同背叛友情的人决斗而受了伤，又断然拒绝不忠的情妇的痛悔。这种双重的背叛使他憬悟：虚伪和背信弃义主宰着世界，于是他听从友人德热奈的劝告，选择了玩世不恭的放荡生活。

奥克塔夫一度产生自杀的念头，罗拉最终还是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。他们陷入绝望的境地，看不到一点希望和前途，这便是所谓的“世纪病”。如果仅仅由于一个情妇的背情负义，就患上这种病症，那就未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。在缪塞的笔下，一个总欺骗情人的虚情假意的女子，正是社会的一副嘴脸，而且世纪病也自有世纪的病因。“永恒，就像巨大的鹰巢，所有的世纪，如同雏鹰一样，从那里一只一只展翅长空，消逝在溟濛。我们世纪的雏鹰也爬到巢边，但是，它的翅膀被剪断了。它望着海阔天空，却不能任意翱翔，只是趴在那里等死。”（《方达西奥》）

生在翅膀被剪断的世纪是不幸的，可以称为世纪不幸儿。“我们拥有各个世纪的东西，唯独没有我们这个世纪的。因此，我们只是靠着一堆破烂苟活，仿佛末日来临了。”（《世纪儿的忏悔》）这是一个没有信仰，也没有理想的时代，拿破仑和帝国的荣耀已经过去，一去不复返，而未来又如一尊大理石雕像似的情妇，要等它复活，脉管里流淌血液，还不知何年何月，

因此，也就只剩下现时了。

现时的事物，在世纪儿看来，除了爱情，最可宝贵的就是自由。有人演说：自由是一桩比荣耀还美的事。他们听了激动得浑身发抖，但是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们看见有人提着三只筐走向克拉马墓地，筐里装的正是高呼自由声音最响的三个青年的脑袋。他们面对这一惨景，嘴角掠过一丝奇特的微笑。

爱情是骗局，争取自由就得掉脑袋。世纪儿的心灵彻底空虚了，只能用寻欢作乐来填充。“我想和杯中影对饮，喝个一醉方休。”“爱情不复存在了……爱情是一块圣体饼。”方达西奥还说：“我很想坐在栏杆上，看着河水流淌，开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……就这样数下去，一直数到我死的那天。”不过，青年毕竟是青年，即使头脑“一片空白，前路一片迷茫，也能找到发挥无所事事的威力的办法：他们嘲笑荣誉、宗教、爱情，嘲笑世间的一切，同时也嘲笑自己，从而暂时忘掉痛苦，暂时得到心理上的满足。在青春的流逝中，他们抓住一次次欢宴和淫乐，抓住一句句嘲弄和戏谑，就仿佛抓住一点固定的东西。他们看透了世事，连死都看破了，就完全放松，完全放手，什么也不在乎了。追求肉体的欢乐，追求感官的欢乐，不在乎别人的谴责”。

以放浪抗争，并非高明之举，但是写出来的作品，却是非常高明，非常精彩的。

三 绝望之歌的绝唱

恣意妄为，狂热而胡乱地追欢逐乐，抗争的愿望外化为怪诞的行为，以荒唐的姿态游戏于荒唐的世界，戴上狰狞的面具投入群魔舞会，世纪不幸儿就是这样争得了他们深恶痛绝的另

一种“自由”。

“我真希望沉重的苍穹，变成一顶无垠的布帽，把这座愚蠢的城市，连同这些愚蠢的居民，兜头带脑全部罩上。”大有同归于尽的气概。

基督！我不相信！不相信你的圣言：
我太晚地来到你这已经太老的世间。
现在的宇宙万物已从幻梦中苏醒，
是偶然巧合把它们带进阴影之中。
我们这些昨日刚诞生的老翁要问：
将来还能有谁会帮我们返老还童？

——《罗拉》

这当然是无望回答的“天问”，谁也不会给他们第二个青春。基督的圣体已化作尘埃，正从十字架上落下来。人世变成深深的“泥潭”，进入上帝不复存在、人类没有希望的时代。“你的女人们的乳房该遭诅咒！你的嚎啕该遭诅咒！你的教堂里的祈祷、你的小麦做的面包、你街道里的空气，统统该遭诅咒！你变了质的血液，直到最后一滴，都该受到诅咒！”（《朗萨丘》）

世纪儿“从幻梦中苏醒”，发现身处这样该遭诅咒的人世的阴影里；他们从有望的白日梦醒来，蓦地跌入无望的黑夜梦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由空虚到死亡，醉生梦死，就像狂热的信徒自焚殉道那样，最后也毁灭自身。这也是一种“自由”，不过是可悲的自由而已。罗拉怀着“先辈的遗产：自豪和勇敢”，在充满邪恶和淫乱的世界之都巴黎，荒淫无度超过了所有浪子的总和，三年间挥霍光三袋金币的遗产，在最后一宵饮

毒酒自尽，倒在情人的怀里死了。

缪塞说过，青年否定一切，诗人歌唱绝望：

绝望之歌才是歌中的绝唱，
不朽的诗篇字字闪着泪光。

信哉此言。缪塞的不朽作品，大多是在痛苦绝望中完成的。这也是诗人敏感多情的性情使然。他那颗纯情的心太烫了，流淌的血液也太热了，不料过早地浇上冰水，过早地陷入绝望，他在青春的初期，就对人类丧失了信心。“痛苦是能把人带入完善的最快的坐骑”（梅斯特·艾哈特语）。缪塞这个纯情诗人，从受骗中看出爱情和友情全靠不住，他这种痛苦的感受直接通过创作的棱镜突显出来，不知扩大了多少倍，映象几乎占满了他一些作品的整个背景幕布。他以诗人不恭的玩世，对付社会的玩世不恭，既嘲笑自己，更嘲笑世间的一切，不但自我解嘲，又能无所不嘲，从嬉笑怒骂中透出具有长久意义的人生感悟。他的作品能让人体会出：青春，哪怕是胡闹的、放荡的青春，也蕴含着埋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最重要、最不可缺少的东西；在这个意义上，维护青春，也正是维护人最容易丧失的、最可宝贵的东西。理解这一点，就不难理解缪塞笔下的青年，即使厌世而绝望的青年，从哪儿来的那种目空一切的狂妄劲头；同样也不难理解，缪塞的一些作品为何具有不朽的意义。

四 表层世界和深层世界

在缪塞描绘的世界中徜徉，应当特别加小心，碰见一副副

假面具，不要认作真面孔。天才的诗人塑造的青年形象，最有胆识的要算罗朗索，他曾一语道破天机：邪恶是我的外衣，我的欢乐就是丑角的面具。可见，邪恶的外衣、丑角的面具，全是青年与世抗争的愿望外化行为的道具。青年面对人世，脸上自然流露出来的惊恐、失望、憎恶、仇恨的表情，全让调侃的、淫乐的、无耻而狰狞的面具遮住了；他们戴着面具参加“恶人会”，一个个犹如“混世魔王”，表现得比恶人还要凶恶，还要疯狂。

有时疯狂到了极点。罗拉用最后一枚金币，买了最后一夜的欢乐，同被迫为娼的十五岁的玛丽容一起，陶醉在灼烫的吻和酒香中，喧闹着投入欢乐天使的怀抱，忘掉一切，高呼自由万岁，为金钱和良宵，为美酒和美丽歌唱，为情爱和疯狂歌唱，为过去，为生和死把酒喝光。总之，这是罗拉三年放荡生活的终结，他在二十岁就完成父辈的功业：将家产挥霍殆尽。如果仅此而已，那么他同一般的浪子淫徒就没有什么两样了。须知他早已明白，一踏入这个社会，也就陷入“阴沟的污水”中，于是他将圣洁的童贞隐蔽起来，羞涩和廉耻也用帏幔遮掩，这才戴上堕落的面具，拿着“天赐的滚烫的纯钢利剑，所向披靡，用来战胜邪恶，保护自己”。他在内心里，如果不是保持这份纯洁，拒不同流合污；他在最后时刻，如果不是同玛丽容“真切地爱过”，那么他效仿浮士德和唐璜，就会弄假成真，假面具变成真面孔了。

弄假成真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。罗朗索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，选择了一条肮脏的道路。他要效法布鲁都斯刺杀凯撒之举，立志铲除佛罗伦萨的暴君，创建共和国。对手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专制暴君，一个由皇帝和教皇抬举成公爵的屠夫和杂种。而罗朗索却像百合花一样纯洁，他要逼近仇人，逼近一支

军队鏖战一年也难接近的这颗暴虐的心，就必须借助别人家庭的眼泪，必须在宴饮之后，“亲吻他肥厚嘴唇上挂的油膩”。总之，要十倍百倍地作恶，才能取得信任。他就是戴着“遮掩羞耻的石膏面具”，给公爵当了帮凶和走狗，成为“邪恶怯懦的人、卑鄙无耻之徒”。然而，大事成功之后，他能抛掉丑化他的狰狞面具，恢复“堂堂君子”的形象吗？不能了。因为，他已经习惯于酒色和赌博，他那身邪恶的外衣已经粘在他的皮肤上，污秽好似毒烟，从内心渐渐升腾到面颊，摘下面具，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做个诚实人了。

弄假成真，也是罗朗索始料不及的。当初，他抱着不可动摇的决心，“一定要出污泥而不染”；詎料事与愿违，他既无法恢复原先的洁质，也洗不净他的双手，甚至用暴君的鲜血也洗不净了。

然而，罗朗索还是自豪地宣布：“人类将到我的意志法庭前受审”；“我也要用亚历山大的坟墓来考验一下，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”。

哪怕面具和面孔合而为一，他仍有这种自信和豪气，挺立于天地之间，这就不是“面”上所能解释的，而应当从内心深挖原因了。

“有天才的人：诗人、哲学家、画家、音乐家，都有一种我无以名之的特殊的、隐秘的、难以下定义的心灵的品质”。（狄德罗语）

天才诗人缪塞的心灵恰恰具备这种品质，他才创作出绚丽多彩的不朽作品，描绘出一代青年幽微隐秘、奥妙深曲的心灵世界。他的笔下一个最富于幻想的青年形象方达西奥就感叹道：“嗨！人们之间的谈话，全是一模一样；他们交换的思想，几乎总是老调重弹。然而，在各自的躯体深处，有多少隐衷秘